



鲁迅论诗歌

北京人民出版社

鲁 迅 论 诗 歌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北京人民出版社

鲁迅论诗歌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28,000字

1977年2月第1版 1977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170 定价：0.12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编 者 的 话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自始至终关注诗歌的命运，他为保卫诗歌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作过坚决的斗争。他关于诗歌的精辟论述，是五四以来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一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鲁迅始终把诗歌看成是战斗的武器。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广大工农兵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拿起诗歌这个有力武器，为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为歌颂文化大革命而战斗，为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工农兵的诗歌创作丰富多采，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蓬勃开展。为适应广大工农兵的战斗需要，更好地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进一步繁荣诗歌创作，我们编选了《鲁迅论诗歌》一书。这本书主要摘录鲁迅关于诗歌的重要论述（其中包括少部分和诗歌有关的文学艺术的论述），并略加分类，作些说明和必要的注释。

在编选过程中，得到同志们的许多帮助，特在此致谢。由于我们编注水平有限，缺点错误之处，希望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六年六月

目 录

- 一、革命诗歌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1)
- 二、诗人必须是“革命人” ……………(5)
- 三、新诗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11)
- 四、新诗要从民歌和古典诗歌中吸取养料 ……………(16)
- 五、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诗歌及其理论 ……………(25)

一、革命诗歌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

〔说明〕对文艺和诗歌的战斗作用，鲁迅是很重视的。他认为无产者文学，是从属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的。它必须占有“全般”的文艺阵地，决不能以取得“一角”的地位为满足。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又推动社会的“变革”。远在辛亥革命前，鲁迅就热烈盼望以诗歌为武器，唤起民众，打破旧中国那死水一潭的污浊平和的精神状态，到三十年代，他更对革命青年作家的诗歌作了热情的肯定，称之为“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爱的大纛，憎的丰碑”，是“属于别一世界”的作品。

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①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① 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在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断遭到失败之后表示“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阶级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妄图以这种虚伪的让步来骗取革命文学家不要再反对资产阶级文学。鲁迅看穿了梁实秋的阴谋，在这里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击。

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

《鲁迅书简·致徐懋庸》(1933年)

盖诗人者，撓^①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②，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③。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④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⑤，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⑥也。

《坟·摩罗诗力说》^⑦(1907年)

① 撓(yīng 英)：触动。

② 诗：指诗情，诗意。

③ 无不自有诗人之诗：他们心里本来就都具有与诗人相同的诗情、诗意。这里讲诗人与读者间的关系，没有从阶级观点出发，这反映了鲁迅早年曾受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文艺观点的影响。

④ 握拨一弹，心弦立应：意思是说象音乐家用拨子弹琴一样，立刻使他们的心弦产生了共鸣。拨，弹琵琶、三弦等乐器时拨弦发声的用具。

⑤ 灵府：指心。“其声”四句是说这声音透入人们的心灵深处，使一切有相同诗意的人都振奋地抬起头来，好象望见初升的太阳，精神更加美丽雄伟，坚强有力，崇高向上，光彩焕发。

⑥ 蒸：通“烝”，上升、前进。“平和”两句意思是：冲破平和停滞的精神状态，正是人们精神意志的发扬光大。这里，表现了鲁迅当时的革命要求，他渴望用诗歌来打破旧中国象死水一潭的污浊平和的精神状态。

⑦ 《摩罗诗力说》：这是鲁迅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一九〇七年写的一篇充满战斗精神的诗论。摩罗，印度语，即天魔，在这里，指基督教传说中敢于造上帝反的“撒但”，它象征革命者。在这篇诗论中，鲁迅介绍了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诗人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热情歌颂了他们“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平等之音，不惧权威”的革命精神，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象拜伦等能同反动统治势力作坚决斗争的“精神界之战士”。

这《孩儿塔》^①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②，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③，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④。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⑤，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⑥。

《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1936年）

① 《孩儿塔》：白莽自编的诗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白莽（1909年—1931年），又名殷夫，“左翼作家联盟”的革命青年作家，一九三一年他和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革命作家在上海被捕，同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鲁迅曾经写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等文章悼念他们。

② 响箭：射时发出响声的箭，也叫鸣镝。古代军队发出命令和信号时使用。

③ 大纛（dào 道）：古代军中的大旗。

④ 丰碑：高大的碑。

⑤ 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指的是那些地主、资产阶级诗人们的技巧熟练，优闲自在，为剥削阶级所欣赏的作品。

⑥ 别一世界：指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社会相对立的世界，包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阵营、革命根据地，以及未来的新中国。

二、诗人必须是“革命人”

〔说明〕对怎样才能写出革命诗歌，鲁迅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作者应是一个“革命人”，应是一个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要敢于打破地主、资产阶级诗人们的“一统天下”，并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鲁迅特别指出革命前的某些“所谓革命文学者”，他们的作品“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深刻地分析了他们的世界观上存在的根本问题。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①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②”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鞞鼓^③，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

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④，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而已集·革命文学》(1927年)

① 穷措大：又叫穷醋大，旧时指贫穷的读书人。

②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唐白居易《宴散》一诗中的诗句。大意是：夜间，富贵人家的宴会结束了，从远处可以听到供酒宴娱乐的笙歌之声从楼台上回到院子里了，可以望见宴席上照明的那些灯火也纷纷地从楼台上撤下来了。这是形容剥削阶级富贵奢华生活的景象。鲁迅这里是借这两句诗作譬喻，说明真会写富贵的，不必要用“金”“玉”之类的字，只写“笙歌”、“灯火”、“院落”、“楼台”便生动地刻画了富贵人家的景象。可见真会写革命的作者，也不一定要写“打、打”“杀、杀”之类的口号。

③ 鞀(pí皮)鼓：古代军中的一种战鼓。

④ “赋得革命，五言八韵”：唐以后的科举考试经常有考诗的项目，应科举考试的诗，名叫试帖诗。试帖诗题目按格式头上都要加“赋得”两字，“赋得”即赋诗得到的题目是……之意。试帖诗的形式也照例规定为“五言六韵”(十二句)或“五言八韵”(十六句)的排律诗。鲁迅这里说明，并非“革命人”的作者要象过去应科举写试帖诗那样来写“革命文学”、“革命诗歌”，是骗不了人的。

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并非无产文学^①。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

① 这一段话是指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某些左翼作家说的，他们的世界观未经改造，又脱离革命实践，所写的作品当然也就是一些内容空洞的口号和标语，不能称为无产文学。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坟·论睁了眼看》(1925年)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①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②。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

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③好的，风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④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淮风月谈·前记》（1934年）

① “学而时习之”：孔老二的話，見《論語》首篇。

② 柳下惠：春秋時魯國人，孟軻稱他為“聖人”。柳下惠的弟弟柳下跖，是春秋末期杰出的奴隶起义的领袖。哥儿俩走的不是一条道。“盗跖”是奴隶主贵族对他的诬蔑。《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同物而用之异。”饴，是粘米熬成的糖稀。牡，是门闩。鲁迅这里讲的柳下惠与柳下跖的故事，即由此而来。

③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宋苏轼《后赤壁赋》里的话。鲁迅引此句有讽刺之意。

④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宋人话本《冯玉梅团圆》中已有“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话。元稹然子《拊掌录》记载欧阳修等人行酒令的故事中，有“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诗句。鲁迅引这两句诗，主要是说即使同样是写风月，立场不同的人也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诗句。

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

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①，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① 刺戟：即刺激。

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①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②，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③，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

① 南社：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成立的一个文学团体，发起人为陈巢南，高天梅，柳亚子。很多社员

都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会员。他们用诗文积极鼓吹反清革命。民国成立后，社员起了分化，有的附和袁世凯或其他反动的政治势力，只有柳亚子等少数人继续坚持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该社即无形解体。

② 汉官威仪：汉朝以来汉族官吏的服饰制度。南社某些人希望推翻清王朝统治后恢复汉族统治时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制度。

③ 峨冠博带：峨冠，高帽子。博带，穿着宽袍大袖衣服，系着宽阔的衣带。这是代表古代汉族高官和文人学士身分的装束。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